隋

楊元感　李子雄
趙元叔　斛斯政
劉元進　李密
尉遲恭　王君廓

立威名陸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元感世荷
厚恩能幹自異立效勇毒當何負者若方隅有
屈靡之智無用之勢以國家威權何負若方隅有
是司敢布心腹若帝命之顧謂蕃臣曰
將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參軍事劉子翼
體通金陵頗預朝政帝但遣東命元感於黎陽管運
於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元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
伯次郎將冶世謙悅禍無端欲帝東巡觀兵每
為巡邏不聽進發帝遣之連使者相促元感揚言曰
水陸多設旗幟帝遣東巡賁郎將元敬廬
楊師將軍龍從軍將元感

蓋聞將帥傳五

隋

楊元感　李子雄
趙元淑　斛斯政
劉元進　今狐
顧覽信　趙君蓋

祥刑典第一百一卷
蓋聞將帥傳五
隋
隋書楊元感傳元感司徒衛尉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機成人多謂之羣其母謂所親曰此兒士度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授右武侯將軍等元感襲爵為清河郡公其後高祖命元感降一等元感拜駙馬都尉尚主官屬元感降一等元感拜駙馬都尉尚主官屬元感降一等元感拜駙馬都尉尚主官屬

衛大將軍東海王薨兄復東赴援許於開化部尚書李子雄日加夜退馳留中若一晝則則稱負雖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南夫援不能拒之通不能濟則樊南夫援遂濟河軍於彼陵元盛為南軍東西抗衡元東拒風突通子進復由東郡投軍金墉以救洛陽元盛不能不進直入關中關未鞏倉以振貧之一種可指麾而定據關中以東秦雍弟兄相繼而來元盛遂擁洛陽東都取關西矣宇文泰等許軍通之至弘農宮父卑遣說元盛退兵又多餌泰以之易十萬可紀敵人之命退兵遣可刺直關之間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退兵遂至閿鄉上黎且布傳五十里與宮軍且戰且行一日三設復陳於蒲且原諸軍擊之元盛大敗獲虜子餘騎只林木間將奔十洛追騎亦稍稍涉行自知不受清稍著事敗遂我不能受人奏辭決可投北預無為此事人亡國出刺不能為迫兵所執與元盛百餘人行在所殿其兄於東都市三日復讐而笑之餘數逐子其弟元奚為義關人宇文泰誅元盛為都丞同殺元誕弟萬頃自命所逃獲至高陽且傳金墉軍許華與都共執之斬於城東都萬萬頃有官百人斬於長安安具象碟公將詩改元盛為無道可之初元彥圍東都並業都人禱相國桑氏慶元盛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月間無十餘為攻翻都惡至於襄城為元盛敗元盛許於開化部尚書李子雄日加夜退馳留中若一晝則則稱負雖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南夫援不能拒之通不能濟河軍於彼陵元盛為南軍東西抗衡元東拒風突通子進復由東郡投軍金墉以救洛陽元盛不能不進直入關中關未鞏倉以振貧之一種可指麾而定據關中以東秦雍弟兄相繼而來元盛遂擁洛陽東都取關西矣宇文泰等許軍通之至弘農宮父卑遣說元盛退兵又多餌泰以之易十萬可紀敵人之命退兵遣可刺直關之間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退兵遂至閿鄉上黎且布傳五十里與宮軍且戰且行一日三設復陳於蒲且原諸軍擊之元盛大敗獲虜子餘騎只林木間將奔十洛追騎亦稍稍涉行自知不受清稍著事敗遂我不能受人奏辭決可投北預無為此事人亡國出刺不能為迫兵所執與元盛百餘人行在所殿其兄於東都市三日復讐而笑之餘數逐子其弟元奚為義關人宇文泰誅元盛為都丞同殺元誕弟萬頃自命所逃獲至高陽且傳金墉軍許華與都共執之斬於城東都萬萬頃有官百人斬於長安安具象碟公將詩改元盛為無道可之初元彥圍東都並業都人禱相國桑氏慶元盛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月間無十餘為攻翻都惡至於襄城為元盛敗

敗只都沿歌謠更所執傳首都

李子雄傳不能拒之通不能濟河軍於彼陵元盛為南軍東西抗衡元東拒風突通子進復由東郡投軍金墉以救洛陽元盛不能不進直入關中關未鞏倉以振貧之一種可指麾而定據關中以東秦雍弟兄相繼而來元盛遂擁洛陽東都取關西矣宇文泰等許軍通之至弘農宮父卑遣說元盛退兵又多餌泰以之易十萬可紀敵人之命退兵遣可刺直關之間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退兵遂至閿鄉上黎且布傳五十里與宮軍且戰且行一日三設復陳於蒲且原諸軍擊之元盛大敗獲虜子餘騎只林木間將奔十洛追騎亦稍稍涉行自知不受清稍著事敗遂我不能受人奏辭決可投北預無為此事人亡國出刺不能為迫兵所執與元盛百餘人行在所殿其兄於東都市三日復讐而笑之餘數逐子其弟元奚為義關人宇文泰誅元盛為都丞同殺元誕弟萬頃自命所逃獲至高陽且傳金墉軍許華與都共執之斬於城東都萬萬頃有官百人斬於長安安具象碟公將詩改元盛為無道可之初元彥圍東都並業都人禱相國桑氏慶元盛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月間無十餘為攻翻都惡至於襄城為元盛敗

土開府儀同京兆公柔勝高齊無比其人生耶有賞魏諫人士父

柳彧東平人也平原郡人也世祖賞其文章以為中書侍郎

柳彧東平人也平原郡人也世祖賞其文章以為中書侍郎

侵略都督高祖作相彧奏事稱武帝武子不為月切

侵略都督高祖作相彧奏事稱武帝武子不為月切

尉遲迥大將軍柳述二州刺史詔不行彧名于

尉遲迥大將軍柳述二州刺史詔不行彧名于

尉遲迥大將軍柳述二州刺史詔不行彧名于

侍臣曰此劍反鋒何勞爭問元故及鍔其俱新於涿
郡藉沒其家
剋勝敗而用藉鍔之保而事合常由又貴孔父
快微騎常物新郡公政明帝有善神助為說衛後
以事功授侯爵為楊素所禮求素所為說曰公
為人臣有大勳而不稱高位公為人子有大孝而
不稱萬乘素未嘗有善神助公之術見公為人
臣有勳而不稱高位公為人子有大孝而不稱
萬乘素未嘗有善神助公之術見公為人臣有
勳而不稱高位公為人子有大孝而不稱萬乘
素未嘗有善神助公之術見公為人臣有勳而
不稱高位公為人子有大孝而不稱萬乘素未
嘗有善神助公之術見公為人臣有勳而不稱
高位公為人子有大孝而不稱萬乘素未嘗有
善神助公之術見公為人臣有勳而不稱高位
公為人子有大孝而不稱萬乘素未嘗有善神
助公之術見公為人臣有勳而不稱高位公為
人子有大孝而不稱萬乘素未嘗有善神助公
之術見公為人臣有勳而不稱高位公為人子
有大孝而不稱萬乘素未嘗有善神助公之術
見公為人臣有勳而不稱高位公為人子有大
孝而不稱萬乘素未嘗有善神助公之術見公
為人臣有

不歲也元成矣而此及不文建來盛兒等王由王至九
盛謂密司訓孫安出密因元弘嗣紹張氏於鹽石今
可場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輜衆正成法
以答課兵其無因中西天以除群雄開弘獎百密
謀之日公今可從天西軍在迎兒方沼兵將生安
可相聞六月密司不得據關迎無所守大業一散何以自
全元成王從忠國之三月次不能救力引南西至於
陽都迎兵逐及元成欲密聞入關與元成從相連徘徊四
旬無能為密聞可入關與元成從相連徘徊四
旬無能為密聞與其黨俱密密而不逃
謂其曰吾等之命固於孫孫若至嘉陽必殆遠極
今遣相聞使孫孫行成期攜之規迎迎也與成
然之定徒多有全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全
並聞何公等用信據其餘密聞使者相其全運
相聞密司為國所用公等無無無成密聞
喧聞公又使者不以為意有女郎鄂夜猶待未密等
七人皆亨鑄而逼與王仲伯亡逃下原此帥郝孝德
使密司聞行入關與元成從相連徘徊四
天水密司謂淮陽金於村中號稱劉智遠果孤教
授經歲月密密聽不得志為言詩曰金風蕭初鈴
懷抱獨深樂樂市井從蕭蕭如吉詩曰金風蕭初鈴
業出將到興樂市井從蕭蕭如吉詩曰金風蕭初鈴
為吉詩說林此女爭涂士宜可憐詩成而泣下
數行將人有怪之者以告之曰為人不能將補之苦乃
去拔其妹夫雄百分上君即從子悅共乃吉
帝令據密密得過去君明從生死食東都城鄉翟讓
聚等為義兵密歸之其中十四知密是元感之甥出
讓密密之權力因主招當打策子讓遣說諸小
賊西至敗官王讓始敗為官計事密聞讓曰今兵
臨城亡無日為官計事密聞讓曰今兵
臨城亡無日為官計事密聞讓曰今兵
臨城亡無日為官計事密聞讓曰今兵
然可與入事利機從之於是從使關掠梁國諸縣
城參多于從陽不從陽不能王愛之遣平張須陀以兵
討讓讓數敗為須陀所取賊其黨天德將遁避之密曰
須陀勇而無謀天德敗無與其黨俱密曰
田到陳以保為公成之讓得已勸五百戰密分
兵于帥公林木間設伏讓敗伏讓敗不利第稍退密
俱自後襲之須陀奮讓讓之逆動須陀
於陳讓敗讓密建牙別與部密復說讓曰昔王
莽應讖得其越蟠毛鉅毛海內鼎沸明公以英雄之
資乘時而起天下宜當無所清大詩剪滕內豐可來
合草間雪為小蒙而已今東都主底中外離心留守
請官以分不一明公舉率大義召諸英俊者一朝可集先發制
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侯起陳留之間望不至此必
如兩國君君先發僕領諸軍倉後殿得倉之日當
問讓之無所讓領精兵七人以大業才三年春出
陽城至於巩山自鞏山襲東都洛倉破之開倉忘民所
取米粟將與貧道路不絕起王莽武賁郎將劉長恭率
步騎一萬五千同武賁郎將劉長恭率
步騎一萬五千同武賁郎將劉長恭率
步騎一萬五千同

拜清河縣帥超著征不原縣帥郝孝德遣歸於密其
驃騎將軍陽會孫之周法明果江董之地北海王敬兒等齊都
既帥徐國明任伏夷帥仁雅陽今司馬陽之周等南
後狀附子子有敬都建所部王儒言勸魏高大軍等
總統案務以孝裕謂敬兒寬復謂讓曰大子且可自
作安得與人攻取不能作長高為之謂其言用有
讓之評合世充陣面至讓出步之高世充所擊退
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收走讓
重第勝進破其步騎百餘人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
人至密所欲殺密與密具無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
分今赴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
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
自後斬之頭於地下遂殺其兄寬及王伏寶所坐其徒
若亦有死者密遣部將徐世勣盧祖尼所坐中重病
密遂止之便面稱疾單雄信等好可留密遣人求密密辭
而怒論之於是密左右數百人皆讓夢王伯當部
元直單雄信等各以投讓之意無敢動者乃
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珠其衆幾世充後襲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拒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元直單雄信等各以投讓之意無敢動者乃
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珠其衆幾世充後襲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元直單雄信等各以投讓之意無敢動者乃
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珠其衆幾世充後襲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密即奇策密不行及敗逆事來告以密為
而怒論之於是密左右數百人皆讓夢王伯當部
元直單雄信等各以投讓之意無敢動者乃
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珠其衆幾世充後襲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元直單雄信等各以投讓之意無敢動者乃
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珠其衆幾世充後襲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倉城密迎拒城之新式貴郎將費市世充復稱營
洛北南對驛起拒之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密與千騎拒之世充因遣其將王世充復稱營
辛數百人分為二隊出擊之官軍略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將將城王辯貴郎將長孫業德

諸君者必保富貴相徐徐變君行君於二陵高尚食
均輪明公與長安令無有疑君之遇起事本陰起義熟
而陳東都斷隋路塞關不敢東向關中以秦地險固
唐書李密傳密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
曾祖寧雄武將軍隋煬帝時徙何氏入周改大興郡國公襲
爵開國公賀若弼上柱國韓擒虎以謀誅宇文護
賜姓獨孤氏入隋改大興郡國公
賀若弼以平陳功進位上柱國韓擒虎以謀誅宇文護賜姓獨孤氏
明激烈為人慷慨有大節長八尺目若日月見者莫不
曰浦山公年數千密常自此見補師不常無人備它
密大業末為煬帝侍衛煬帝以密從行
密嘗鞭乘牛自宣城間公徐從之
見於道旁彈琴而後行自生彈琴密常自其所
問讀曰項籍為人長目重瞳子美髯力絕人
密歲度非若等輩元感送餌心結納皆曰
多忌隋潛自長中原為一日聲公發我後先密
曰決兩陣之勝驚鼓鳴喊嘯聲足以警敵
下英雄駁之使這諸屬公不知我人某大年近感
舉兵黎勝遂進密密至謀曰今大業末年近感
左去幽州尚在北阻強胡號令所通進
檀林一道留若無人翻直抵其喉咽無能拒其
鋒所向無不利自幽州南出數取勝後我
徼而蹈不利不定左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後密留衛
文弟易人曰若往行密直保長安坐擁關中據關
夏是隋之厚勢鳴金中計也若因道經便先取
東都鎮兵聚城上不可以勝負決也今徐圖
南臨流進至黎陽補此實勢項籍煬帝之會是上
策也密曰今日之計舍此無
策上馬精明步法尊決某為人十步決箭
由是別帥遣近者數十輩以密為主也
相輝曰持令之道故其亡無時不取榮陽
殺自十步遠射不能中知取榮陽兵館
倘榮陽誘若干榮陽及奪糧道
獲榮陽誘若干榮陽及奪糧道
獲榮陽誘若干榮陽及奪糧道
獲

城洛口起四十里居之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逆流而
三百月月樹發下為攻城械並用爲礮進逼東郡獲
十各四四月隋虎牢將義兵基偽爲大軍趨化陵長
白山誠孟津以所部隋密月丁基偽爲上柱國與謀率
兵一萬騎同各自守之入都城居人大大津橋隋
軍率之萬破隋出軍於故城後和巴洛倉俄而德韜
死乃以鄭弼爲人司馬奎象右司馬諸城御象關
督軍以相出張昇請河道於巴都者德言歸密
因襲取密德會水安大旅爲法用集江黃地附之齊
郡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等聞密今暴虐授檄
州郡刻場帝十罪天下響應逢萊者和密以桑
地四山等河道背之尤漢付之于今公以仁基學問
洛陽讓休洛口公來將位道右百里通下邳迎
是征血不敢也無所向指鏡案樂人口
廟清無事矣今運之巡爲人先密問月僕此久聽我
部官山東來令十下洛安白與密商日且清將旁墓
道不相統散則補地夫逐止居時所事益用言可
使愛與之滿中淺矢臥營中隋軍乘之密樂遺集食
于洛口為誠起節大部密自為主家留遣將軍張仁則
降樂不可折簡致之請以步騎會河內帝驚奇笑曰密
是生二隋密邀馬吾守成皇拒我都兵使不得西更
遣樂將軍使驍武志拔都兵使不得東
大事濟矣命記室溫大雅作報書檄文
示且于日唐公兒推勳下亡無可使者遂專率隋九
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於虎牢郟鄭張均河
陽何遣使授密太尉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元
帥總國公年化及面被大捕密令乃引兵東退
止於梁郡密知化及之負相與謀曰我以支其
使徐世勣從李陽倉化及久不可下密與陽之陳遥
至妻公于入大被不能謀又遣兵弟受隋恩
今安住能即降降尚今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順目為
部落母密報之右曰此輩人謀為帝后當拒軍屬
之乃以鄭譯丁南和化及有使軍之在曰此輩
擅密乃偽與和化及有使軍之在曰此輩人謀為帝后當拒軍屬
之乃以鄭譯丁南和化及有使軍之在曰此輩
說都建德其時陳智略張倉李等所部兵歸密
前後相繼化及帝輪車東都諸州郡書主
桃寧之上是軌樂都降密由是引西遣使朝東都
軌試逆人于弘達軌樂都降密由是引西遣使朝東都
殺元文都以達軌樂都降密由是引西遣使朝東都
讓心稍驚不即主者無府庫事敗降無所與與又
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與洛者給授無檢主為
取不樂委以遣既輯覆起密賞自讀足食司倉曹掌
甫諫門人皇未食人人今日妃徇情慕皆遊路公雖
受命然然人人以謀圖不而數庾之藏
有時而倒棄竭人散相仰而成功不繼作世勤數規
其遊密內之意使出就屯故今日利無固志初世元
之位密方時交相為雄之秘作罷如讀足食司倉曹
為攻世元上鎮陸者每少密御而武德元年九月
世元受敗敗死以謁數百數密出軍奚將于
脩人者密創逃明于密曾王伯雲子仙雲子
險擁之詞極駕不屈死舜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
不氣勸極桃梁弓合人士密累其言且繁遊之乃引兵東退
止於梁郡密知化及之負相與謀曰我以支其
使徐世勣從李陽倉化及久不可下密與陽之陳遥
至妻公于入大被不能謀又遣兵弟受隋恩
今安住能即降降尚今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順目為
部落母密報之右曰此輩人謀為帝后當拒軍屬
之乃以鄭譯丁南和化及有使軍之在

出僅師北阻邵山待之密諷卉蜀裝仁基同世九悉勤臣來東必處請遣案二鳴向徇宗帝爲世九必自投歸我整軍徐進爲世九所擒出彼出我師以被之也當敗於業不能用王基奪地陳以公後必海逐出兵禪世九於案牧熱密者使禮之既南軍接笑露羅塞世九至潛之進士山中日當桑仝壽不信呼集疾驟愛紊羽者飛密者過陣謂曰獲笑來了告呼萬歲密軍亂逆潰案上基相君在省爲世九所禽慰錄劫鄙遁亂世九密提無方密提無方帝不悅謂世九爲反逆輸欲使充密提其軍密即不發謂世九爲反乎洛木逃奪之帳騎騎時曾比世九起河內之即引爲近武牢元朗遂陳密新始密將如案如牧如熱如密如者如僅後死新始密將如案如牧如熱如密如者如僅後死新始密將如案如牧如熱如密如者如僅後死

牛京行蛇，日月離離未曉求天於日方食是以大禹不敢於八星先武無隅於未文簡此殷憂深慮而能無為而化去發月神之聲以為大禹嘉主哥樂相稱且朝遊北海暮蒼梧之地南極於日所出之地北至於月所入之地其聲五也法度先王修法度明明不敢不遵石典不敢不從所嘗起於法度之外而不遵石典不敢不從所嘗起於法度之內而不遵石典不敢不從所嘗起於法度之中而不遵石典不敢不從所嘗起於法度之外內而不遵石典不敢不從所嘗起於法度之內外而不遵石典不敢不從所嘗起於法度之中外而不遵石典不敢不從所嘗起於法度之內中外而不遵石典不敢不從所嘗起於法度之內中外而不遵石典不敢不從所嘗起於法度之內

功宜縑錦晨雞鳴伸伊之匠成湯謝何之輔高帝上柱國鄭愔密歷公子議上柱國右武侯天將軍鄭雄伝上柱國右衛侯天將軍竹勳上柱國大將軍鄭元貫鎮都公公裴

弩國城麗麗周原儘屈滿路聚王商軍鼎鮑而忘
趨死奴化盛故髮於伊用帥不無虞裂下能舌天
蠻移國臭之敗指高遮庸方雖水鮮嫁出爲八使天
與八屯種云仰木爲高足成井踐未會雷戰僵僥叨
桑從客寸勃之間溥云不可仰鮑而扶遮賢所負
主盡臣尊物遠慈然寄哀安之流沸梅賓生之痛哭
所以反旗投戟大會義兵援樞河朝和暴寒兵凍
天下志有尊階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鎖巡起舞
鮑變光輪祿宗鑾塗本來中土臨鄰鄰將戰周鼎
也營敗無鮑但美王前遣鄭者相國爲將由今朱尊皆
其我肯願大生基甚必有可收拾之時我庄子而涯
老夫年逾卯願不及成敏太仙鮑閉翼惟鏡
早慶圖孫只寄德兆宗盟天鷹鷂受復扶於唐
斯桑足大殺爲子於牧野而不忍言殺子擊於咸陽
井敗關命盛竹有南頌玄輯盟津之會幸報一期
今日鑾鳳南至恐同木嘉之敗類此中原輔爲茂草
與言球璞實改子襲未面虛標用將名利之地
鋒鏑縱橫彥樂拿勉惡恐逃業或大祖之間忠密稱
書大鳴自是信使鎮遏往來有道十餘鳴客丁經天
辯地策二編於密事旅擁崔去其本文題其付口人
衆雖然怒不盡人散節老扈敗蔽丁山瓜功勤密策進
取之機因士馬之銳冶流東指面霜小都挑取獨夫
號令天下密趣來迎逸略心策其三示書倡之口書
鮑變光輪祿宗鑾塗本來中土臨鄰鄰將戰周鼎
也營敗無鮑但美王前遣鄭者相國爲將由今朱尊皆
其我肯願大生基甚必有可收拾之時我庄子而涯
老夫年逾卯願不及成敏太仙鮑閉翼惟鏡
早慶圖孫只寄德兆宗盟天鷹鷂受復扶於唐
斯桑足大殺爲子於牧野而不忍言殺子擊於咸陽
井敗關命盛竹有南頌玄輯盟津之會幸報一期
今日鑾鳳南至恐同木嘉之敗類此中原輔爲茂草
與言球璞實改子襲未面虛標用將名利之地
鋒鏑縱橫彥樂拿勉惡恐逃業或大祖之間忠密稱
書大鳴自是信使鎮遏往來有道十餘鳴客丁經天
辯地策二編於密事旅擁崔去其本文題其付口人
衆雖然怒不盡人散節老扈敗蔽丁山瓜功勤密策進
取之機因士馬之銳冶流東指面霜小都挑取獨夫
號令天下密趣來迎逸略心策其三示書倡之口書
鮑變光輪祿宗鑾塗本來中土臨鄰鄰將戰周鼎
也營敗無鮑但美王前遣鄭者相國爲將由今朱尊皆
其我肯願大生基甚必有可收拾之時我庄子而涯
老夫年逾卯願不及成敏太仙鮑閉翼惟鏡
早慶圖孫只寄德兆宗盟天鷹鷂受復扶於唐
斯桑足大殺爲子於牧野而不忍言殺子擊於咸陽
井敗關命盛竹有南頌玄輯盟津之會幸報一期
今日鑾鳳南至恐同木嘉之敗類此中原輔爲茂草
與言球璞實改子襲未面虛標用將名利之地
鋒鏑縱橫彥樂拿勉惡恐逃業或大祖之間忠密稱
書大鳴自是信使鎮遏往來有道十餘鳴客丁經天
辯地策二編於密事旅擁崔去其本文題其付口人
衆雖然怒不盡人散節老扈敗蔽丁山瓜功勤密策進
取之機因士馬之銳冶流東指面霜小都挑取獨夫
號令天下密趣來迎逸略心策其三示書倡之口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承表疏給綿人信相璋名王所一臨孤章黎想自皆
卸甲倒戈水銷易散且開化炎日惑人無自以為敗鏃
雪期裁斬者人人揉滴鎖投武斯囊者子蔗九掘進爪今復鏃
自賊所者一從原冤邪悉不會已邪魏公歸今之日
繼授脫官助非本意忽因詩言為眹苦敵前日叛赴
官軍指引勤務皆慮好賀其詩詔為眹苦敵前日叛赴
北來指引勤務皆慮好賀其詩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祥刑典

第一百二卷目錄

盜賊部總傳六

隋

裴仁基

可馬德戡

段達

周

賈建德

李軌

劉武周

高開道

徐圓朗

輔公祏

李子通

林士弘

梁師都

宇文化及

裴虔通

于況

許世充

劉黑闥

蕭銑

沈法興

朱粲

張善安

劉季眞

祥刑典第一百二卷

盜賊部總傳六

隋

隋書裴仁基傳河東聞喜人祖伯凱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三司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鷹揚郎將從上擊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十段以功授上柱國尉遲迥之亂仁基與上有舊潛通款誠上遣仁基率兵屯黎陽以防東軍尉遲迥既敗上以仁基爲總管令與高熲等討之尉遲迥將宇文胤以數萬人自鄴來攻仁基與熲等擊破之上以仁基爲右衛將軍尉遲迥餘黨相聚爲盜上令仁基與熲等討之賊平

遇等日誠如公言承生計無肯易易以因遮相招詩
又轉告向史令公凡數盡揚郡將孟業符璽郎李蹇
等力格道兵計從于蒜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禮
等日彥聚博相就類之交情相就言無起趣於
座中輒論板荒相然許辯李考貴李驍果等
以尺之通所聚之人于東產巨
萬先交智又動梯立醫者十文勢二人同去智又
智又亦往停聞之喜即共見德既期只二月十五日
智又因不然賞大義爲國心叛者已
數萬人因行本此帝十葉也俄殘然今二行僧祖良
請以尺之故在出相約既定方告化及杜下驚且
利間大懼動流汗人之力定義解一年二月二日
德戡欲言言無恐人人心不一更思一計可分翁驍
果謂爲弘叛慢日君是長輩國長任作使出口惑衆
衆兄信君可入宿作身告識者言是下間說驍果欲
板名醫得酒學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商此弘士
等豈布此言驍果聞之遮相告言驍牧遮急德戰知
計既行法二十日逮召故人論之所爲衆皆伏目唯
將軍命甘夜本義主閉城門乃出度通相知諸門皆
以下鎖至夜二更德戡知東城內奉兵得數萬人果
水出城外相應帝聞告事度通偽自身乃
西陵外大狀火故通都斗大隔絕帝月爲然孟業
與城外相合以板衛武鎮帝月爲然孟業
以分從郭不能出巷至五更中義授度通兵只按諸門
衆主度通出自開門鎖數百騎至成軍兩殺將軍獨
孤盛武貴郎將九嶷逃引兵進相衝者若走度通進
兵相在間驍入無恭門陛下女在有美人出方宿云
弁西開從往地帝帝謂度通只期遮相招詩
又轉告向史令公凡數盡揚郡將孟業符璽郎李蹇
等力格道兵計從于蒜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禮
等日彥聚博相就類之交情相就言無起趣於
座中輒論板荒相然許辯李考貴李驍果等
以尺之通所聚之人于東產巨
萬先交智又動梯立醫者十文勢二人同去智又
智又亦往停聞之喜即共見德既期只二月十五日
智又因不然賞大義爲國心叛者已
數萬人因行本此帝十葉也俄殘然今二行僧祖良
請以尺之故在出相約既定方告化及杜下驍且
利間大懼動流汗人之力定義解一年二月二日
德戡欲言言無恐人人心不一更思一計可分翁驍
果謂爲弘叛慢日君是長輩國長任作使出口惑衆
衆兄信君可入宿作身告識者言是下間說驍果欲
板名醫得酒學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商此弘士
等豈布此言驍牧遮急德戰知
計既行法二十日逮召故人論之所爲衆皆伏目唯
將軍命甘夜本義主閉城門乃出度通相知諸門皆
以下鎖至夜二更德戡知東城內奉兵得數萬人果
水出城外相應帝聞告事度通偽自身乃
西陵外大狀火故通都斗大隔絕帝月爲然孟業
與城外相合以板衛武鎮帝月爲然孟業
以分從郭不能出巷至五更中義授度通兵只按諸門
衆主度通出自開門鎖數百騎至成軍兩殺將軍獨
孤盛武貴郎將九嶷逃引兵進相衝者若走度通進
捕從數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
王軌以城來降帝大悅以郡推誠王恂爲刺史
尉分遣諸將招撫諸郡王軌遣使來降帝大悅以郡推誠王恂爲刺史
尉分遣諸將招撫諸郡王軌遣使來降帝大悅以郡推誠王恂爲刺史
雙殺化及不能王立德戰爲主弘知之密告化及盡收
捕從數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
王軌以城來降帝大悅以郡推誠王恂爲刺史
尉分遣諸將招撫諸郡王軌遣使來降帝大悅以郡推誠王恂爲刺史
尉分遣諸將招撫諸郡王軌遣使來降帝大悅以郡推誠王恂爲刺史
尉分遣諸將招撫諸郡王軌遣使來降帝大悅以郡推誠王恂爲刺史

逃潛爲隱而入之字籠於之寵必宥鞭棰弟仁及恃尚主又輕忽之輩且又每事營護父母一就撻辱救免之由是親屬遂動伯夜遽入奔伯夜知父母有事營護之情不復拒之而伯夜及聖恩而爲伯夜於帝因肅釋遠將死抗表言其因勢立且疏宗帝恩遂授智及爲郡侍少監其日疏曰臣聞聖人之事智及之運也授爲丞相以爲左僕射十二衛大將軍及僧辯尉迥王謙建德被賜城覆而斬之并其黨一從人皆解鞍受死之始事故顧相同于富貴公卷而爲戎也德敗日本殺皆主宜上于而不能自決甚之過於物情乎我心已也伯夜及其黨害推宜是于而不到而遂殺之時年三十九

裴度通傳度通河東人也初彌彌高氏以測信從裴度通與東人也初彌彌高氏以測信從裴度通與東人也初彌彌高氏以測信從裴度通與東人也初彌彌高氏以測信從

監門直閤裴度通從征役至通識大人與司馬德義同謀作亂先開宮門時于成棄殺將軍楊慈衛帝勢兩開宮入度通爲九原郡大夫與高公及引兵之北也六鎮州代反敗復歸於大唐即以徐州總管轉長樂郡和州刺史到長樂郡州刺史江作開年始三歲歲將者加歲公長以長八月美醫者使弓馬高超武藝不拔相以大都督領鞍長常置左右及其作爲左道爲九原大夫長以長八月美醫者使李林等之作亂也遂率衆二萬擊左方陣二州馬據李林等之作亂也遂率衆二萬擊左方陣二州馬據

牌五千人騎兵二萬人馬步兵五萬人左右翼軍大業初月潛投之舊并左胡衛將軍郭谷潛逃出金紫光禄大夫宿直到建業右原郡太守裴德清河張金稱等奏樂奏樂爲樂盜攻陷城已郡無不能壓者小達奪之數爲奏金鎮寺所捧尸是多諸賊輕之號爲投從從相從將書會之計更與賊相投捷遷京師以公事在京師以公事在京師以公事在

郟捍又奮愛賊羣起人多犯法令殺狱抵罪者充塞
枉法出之以樹恩及梅元英與李密等連兵數萬攻陷
管縣起兵南山應之以梅元英為帝密
遣車騎將軍薛世雄率步騎萬人擊之
擊破之世雄自進擊之元英走保上洛
世雄進兵逐之遇功於南陽世雄
擊破之世雄自進擊之元英走保上洛
世雄進兵逐之遇功於南陽世雄
帥諸將自南陽西入武關世雄
前後擊破之世雄自進擊之元英走保上洛
世雄進兵逐之遇功於南陽世雄
帥諸將自南陽西入武關世雄
帥諸將自南陽西入武關世雄
帥諸將自南陽西入武關